



中国的铸就

漩涡中的改革巨人

(1861—1871)

【美】迈克尔·贝兰

(Michael Knox Beran) 著

张燮 杨柳 孙毅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帝国

的铸就

漩涡中的改革巨人

(1861—1871)

【美】迈克尔·贝兰

(Michael Knox Beran)

杨柳 孙毅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铸就：漩涡中的改革巨人：1861～1871 /
(美)贝兰著；张燮，杨柳，孙毅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13-04363-5

I. ①帝… II. ①贝… ②张… ③杨… ④孙…
III. ①林肯, A. (1809～1865)—生平事迹 ②俾斯麦,
O. (1815～1898)—生平事迹 ③亚历山大二世 (1818～
1881)—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7=41 ②K835.167=
43 ③K835.1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4860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8-144号

书 名
作 者

帝国的铸就：漩涡中的改革巨人(1861—1871)

[美]迈克尔·贝兰 著

张燮 杨柳 孙毅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 鑫

责任校对

张志疆 杨 帆

封面设计

鞠 磊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4.8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363-5

定 价

36.00元

致读者

艾德蒙·威尔逊在《爱国者之血》一书中，留下了一段将亚伯拉罕·林肯与奥托·冯·俾斯麦、弗拉基米尔·列宁相提并论的文字。

“在19世纪，统一的要求是强烈的，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如果我们要联系当今历史来看南北战争的意义的话，我们应该把亚伯拉罕·林肯与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领袖放在一起评价……林肯、俾斯麦和列宁都是智力超群、性格坚韧的人物，他们富有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同顽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各树一帜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三人都喜欢独来独往，一生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不喜欢蛊惑人心的宣传，也不喜欢摆浮华的官架子；甚至连俾斯麦也埋怨说他无法当一名宫廷大臣，并向格兰特等人保证，他实际上并不主张君主制，而是拥护共和政体——他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三人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着过去一向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各个共同体。”

在对三位革命领袖进行比较的尝试中，我更关注的是三者 in 革命特性和革命道路上的区别。毋庸置疑，我深受林肯、俾斯麦和亚历山大二世所发起的革命的影响。我的祖父是一位出生于哈布斯堡王朝弗朗斯·约瑟夫时代的臣民。他是一个有着德国、捷克和克罗地亚血统的混血儿。20世纪初，他的家族一直居住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直到奥地利在萨多瓦一役中被俾斯麦的普鲁士铁军击溃、从而为那位德国领袖扫除革命障碍的40年之后，我祖父一家才移居美国。

我祖父那位留居欧洲的堂兄命运多舛，这在那场革命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约瑟夫·贝兰神父是位罗马天主教神甫，住在萨多瓦以西7英里的布拉格。他在那里教授神学，20世纪30年代时成为教区神学院院长。约瑟夫在传记中详述了1939年的一天，隆隆作响的德国坦克声和震耳欲聋的德军长靴声是如何“穿透天主教神学院那铅灰色的竖铰链窗”的。“这是反基督的象征”——约瑟夫神甫在重执教鞭前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1940年6月，约瑟夫神甫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8月，他以第35844号囚犯的身份被送往达豪集中营。本卡克在他的著作《达豪回忆录》中如是说：“贝兰先生是我在集中营里所认识的人当中最优秀也最高尚的人之一。”1945年5月，这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教士才得到美国军队——林肯革命所拯救的合众国民众的解救。欢庆了感恩节弥撒之后，约瑟夫神甫返回布拉格。1946年11月，他供职于布拉格主教官，并成为圣教区总教堂的波西米亚大都会主教。随后，他遭到了亲苏联的掌权者的迫害。1978年的冬，我在前往苏联的家庭旅行中亲眼目睹了他后半生的生活。那时候我全家都住在伦敦，我也刚读罢罗伯特·马斯的《俄官秘史》一书。我想，父母一定是因为我对俄国有这样好奇心而感到震惊，所以带上我一起游历这一国度。

我母亲一家的经历可谓是相当奇特。我外婆一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家里的房子位于第七街南413号——虽然它不再属于格雷厄姆一家——恰好是第八街南430号的林肯家转角附近。我祖母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这个地方关于林肯的纪念品比比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幅林肯总统的画像悬挂在我起居室的墙上。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印证了不同的政治手腕将会导致不同的现实。当我父亲的亲属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我祖父的堂兄在集中营里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候，我母亲的家族在斯普林菲尔德和伊利享受的却是一派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祥和气氛。

成百上千的人著书立说，分析现代自由国度的起起伏伏，描述独裁政权的粉墨登场。然而，没有任何一本书对1861年至1871年间发生的那些革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1861年到1871年的10年，是人类自由年鉴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同时也见证了一种充斥着恐惧与强力的新哲学的出现。

前言

三位革命领袖中有两位死于非命。

第一位革命领袖的头骨被从41毫米口径手枪中射出的子弹穿透，第二天驾鹤西游。子弹首先穿过了大脑的软组织，然后在眼眶附近爆发威力。这位美国总统随即被送往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他便停止了呼吸。

第二位先生亲眼目睹自己的肚子开了个口，里面的肠子横流过一条街道，大量鲜血流在雪地上。沙皇被哥萨克人拉回宫殿后便撒手人寰。

三位革命领袖里只有德国首相是安详地在自己床上死去的，享年83岁。

俄国沙皇尸体的运送遵循了王室和东正教的礼仪，尸体被送往了他祖先长眠的墓地。可圣彼得堡丝毫没有悲伤的气氛。亚历山大二世在一片冷漠中黯然逝去。他那极具革命性的政治才能所得到的回报只是忘恩负义，连他的葬礼也相当寒碜。给沙皇尸体做防腐工作的人考虑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或者说盘算着如何处理这剩下的躯壳。最终的决定是将四散的肢体切割、拼凑一番。当殡仪服务员为这具尸体的处理大伤脑筋的时候，大臣们正为另一件不同的事情绞尽脑汁。这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安顿好那一大群从华沙和柏林乘专列来到圣彼得堡吊唁的外国权贵。德国王储可是在一间画廊里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的。

更棘手的难题是王妃提出来的。通常，元首的遗孀将被视为主要的送丧人，但是这件事却由于实际的情况而变得较为复杂。亚历山大在玛丽郡主死后不久就与他的情妇闪电结婚了，再加上是贵庶通婚，所以新娘无法得到公开承认。叶卡特琳娜·米哈伊诺芙娜这位通常被称为卡娅的年轻女士成了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中声誉扫地的一方。她甚至都不是个演员。这个女人其实是俄



卡娅(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国古代贵族的后裔,但她并没有皇室或者公国的血统。在俄国,王室成员必须与皇族结婚,连沙皇的侄子亚历山大大公都称这是“一条无情的法令”。谣传亚历山大二世想打破这一陈规旧俗,他希望把自己的婚姻公之于众,希望在自己的宝座前为卡娅加冕,好让她那栗色头发上戴上象征皇后的桂冠。然而,当他在圣彼得堡大街上遭遇突如其来的死亡时,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想。

卡娅是在人群的推搡中护送自己逝去爱人的尸骨的。在路上,她发现俄国民众都是面无表情。正午的太阳照射在圣以撒大教堂金色的圆屋顶上,卫兵

和教士、主教与神甫、骑士与皇族列队从城中穿过。但黑暗已悄然降临在历史的转盘上。亚历山大二世的丧钟预示着罗曼诺夫王朝开始走向衰颓。

下葬的那天,卡娅蒙着厚厚的面纱,和宫廷里剩下的官员们一起在冬宫宏伟的楼梯脚下等待出发。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三个孩子,每一位都是逝去沙皇的血脉。8岁的那个男孩名叫乔治,人们也叫他“活力男孩”。旁边则是他的两个小妹妹欧嘉和卡娅。三个孩子都瞅着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新沙皇),他可是一路猛冲直奔下楼梯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相貌和他父亲完全不同。死去的那个沙皇眼睛突出,眼神里饱含智慧,模样更加英俊。马克·吐温在克里米亚半岛见到他时,认为他“身材高大,体型修长……是位面容坚毅的男子汉,尽管他仍然是个长相俊美的人”。与父亲恰恰相反,亚历山大三世外形臃肿,脑子也不太灵光。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王后,来自丹麦的达格玛公主,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褐发女子。王后年轻貌美,清新可人,从大理石地板上翩然走过,显得格外动人。那时候的她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会比卡娅王妃更加悲惨。年迈之时,她还会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啜泣着遥望她的大儿子——那在幽禁中悄然逝去的最后一位沙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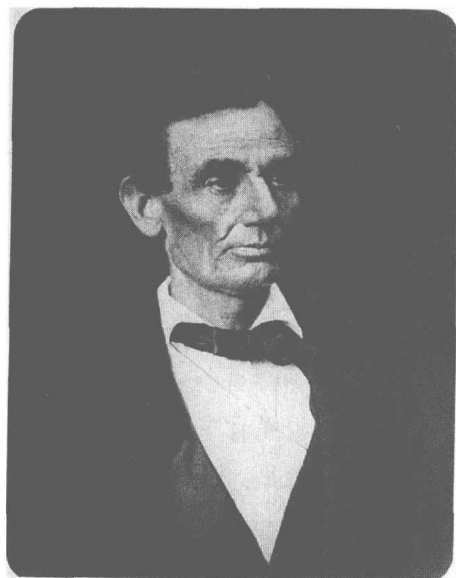
卡娅王妃在新君主靠近时掀开了自己的面纱。新皇后达格玛盯着她满是泪痕的面庞看了一会儿。这女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卡娅和达格玛一样,都是34岁的年龄——尽管这可是张继母的面孔。这时候,大小朝臣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亚历山大死前是坚持要达格玛和其他女大公视卡娅为皇后并依据传

统行鞠躬礼的。现在角色对调了,达格玛才是王后。如果她坚持要像正式场合那样伸出自己的手,卡娅只得采取驯服谦卑的姿态。但是新王后并没有这样做,那个时候的她并没有忘记皇室的尊严。达格玛没有表现得像王后一样高高在上,反而更像个普通的女人,她和卡娅拥抱在了一起。关注到这些细节的人便得出结论:新沙皇和他夫人真是心慈人善,从今往后卡娅终于能被视作皇族的一员了。然而,新王后承认自己公公的情妇只是出于人性善良的突然迸发。皇室成员们走出了冬宫,登上了送行的国家专列。卡娅并未获邀。

前往彼得—保罗要塞的路上一直大雪纷飞,身着厚重大衣、冻得哆哆嗦嗦的士兵沿途列队站立。绵绵大雪中,拉着皇室物品和镀金饰物的马儿挣扎着向前跑。最后,这一队人马总算是到达了要塞。在一间小教堂里,这些皇室成员看到了庄严而华美的一幕。手执明烛、头蒙斗篷的神职人员站着吟唱圣经的篇章。一点摇曳的烛火在罗曼诺夫王朝那大理石的坟墓上方闪耀。但此情此景并未含有任何逝去的意味。生尚如此,死也亦然,亚历山大似乎要努力隐藏自己辉煌的人生诗篇。

新沙皇独自一人徘徊在死去沙皇的遗体边,像是要寄托哀思。当他前去亲吻父亲冰冷而僵硬的双手时,亚历山大三世数次扑倒在父亲的遗体上。接着人们合上了灵柩,并将其放入了墓穴,悼念的人群也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向墓穴里撒上泥土和树叶。

和逝去沙皇葬礼上冷冰冰的繁文缛节不同的是,林肯的葬礼则是群情激昂,民众的表现甚至带着几分歇斯底里。许多美国民众都希望去亲近那逝去的生命,而对于逝去总统所在政党的成员们来说,为党牺牲就是种强有力的宣传方式。与总统尸首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触是得到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到鼓励的。林肯的遗体一度被安放在纽约的市政厅,在那里,棺材打开着,前来吊唁的人们一进大厅就要去抚摸、亲吻这位死去的总统的脸庞。由于前来瞻仰的人数过多,沾染的污垢使尸体呈现出不自然的深色,显得发黑。专门负责尸体防腐工作的人数次要求清除总统先生面部覆盖的油



林肯(Library of Congress)

膜,毕竟那样显得不太庄严肃穆。

然而,这个国家淳朴的民众却为自己的总统发起了一场宏大的送行。搭载总统遗体的列车疾驰过乡村时正当春花烂漫,远远地能看见在荒芜的农场边缘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有个交叉路口,生活在那里的百姓沿着轨道肃立,为的是向惨遭谋杀的领袖致意。手绢遮住了多少双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啊!妇女们抱着孩子,学童们攥着缀有黑边的美国国旗。点着煤油灯的车站里,一群少女胸前环绕黑色饰带,身着圣洁白衣,聚在一起吟唱着赞美诗。一些哀悼者高举手写的标语:“荣誉归于应得荣誉之人”、“杰出的烈士”、“华盛顿,开国之父;林肯,救世英雄”、“人虽死,话犹存”……

负责运送林肯遗体的列车是联邦政府为总统设的专列。林肯生前常常乘坐这趟车;这趟车包括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卧室,装修得很舒适。由于总统逝世,车被漆成了黑色,车窗也挂着黑色的窗帘。护送总统遗体的有总统的亲属、各界友人、各级官员和来自美联社、《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列车深夜穿过纽约中部时,车上的人无不等待一睹总统灵柩的群众数量而吃惊。在孟菲斯和沃伦斯的小镇上,悼念者手举火把傍路而立。在罗彻斯特,市长和大批市民凌晨三点时还在聚集等候。

很快,总统专列到达了伊利诺伊。“回家”,一幅标语这样写道:“来安息地吧!”另一幅标语这样说。在芝加哥停留后,列车穿越了大草原直奔伊利诺伊州首府、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遗体一整晚都将都摆放在州议会,以供公众瞻仰。第二天下午,艳阳高照,灵柩被抬入议场台阶下的一辆灵车。这时,成千上万的悼念者开始吟唱:

上帝的儿女们,在你们前进的时候尽情地歌唱吧,歌唱你们的救世英雄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我们正遵循着先辈们所走过的道路回到上帝的身边,他们现在是快乐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快乐。

灵柩被送往橡树山陵墓园,放置在一具石棺中。

三位革命领袖当中,唯独德国首相逃脱了非命之死的魔咒。这是个充满疑惑的幸运,因为奥托·冯·俾斯麦备受死亡痛楚的折磨。林肯和亚历山大是在权力的巅峰黯然陨落,唯独俾斯麦能全身而退,因为他懂得什么将被历史遗弃。刚刚接过俾斯麦打下的江山的威廉二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非常急切地想要除掉这位重臣。年轻的“恺撒大帝”急躁易怒的脾气、变幻无常的个性与粗俗无礼的讲演——一半混杂着路德教派的说教,一半搅和着带有血腥气息的攻击性话语——给人留下了“罹患歇斯底里症病人的印象”。遭谋杀的亚历山大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愚钝到被人称为“威廉的堂兄”。“他都吵疯了!”尼

古拉的大叫声不绝于耳。

从权力之巅堕下的俾斯麦,已经无法再辅佐那位帝国的蠢材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辅佐一位元首并非易事,尤其是对象成了易怒的威廉的时候。可惜俾斯麦觉察到他年轻君主顽固脾性的时候已经太晚。因此,所有他制定的策略和战略都不见成效。这新的“恺撒大帝”可是个性情顽固又骄傲自大的主子。此人以为头戴刻有黑鹰和骷髅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徽章是无上荣光。他还有个怪异的嗜好,居然喜欢摆弄自己卫兵的小胡子,要把胡子的末端高高翘起。可是军旅文化只是形成威廉奇异心理怪癖的部分原因。在某些地方他



俾斯麦(*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还要耍点小聪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军人摒弃了自己地位的骄傲,转而成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艺术爱好者。在波茨坦宫殿洛可可官灯的照耀下,甚至阅兵场上严守军令的人也融化了他的严厉,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此时的他倒成了个既有艺术情趣而又敏感细腻的年轻人。

俾斯麦一生战胜过无数困难,但是与一个“套着长统军靴的审美家”相互斗法更能展现出他的雄才大略。一天早晨,国王现身于柏林首相公署的门阶前。他要求知晓俾斯麦的行程安排。首相只得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心情糟糕透顶。“这就是俾斯麦所要做的全部事情了吧,”威廉说,“避免把墨水瓶扔在我的头上!”俾斯麦并不是真要扔个墨水瓶,他只是喜欢通过自己设计的这些小幽默来发泄心中的怨愤。他把整个装着派遣信的箱子扔了出去,然后装出一副忐忑焦急的样子,好让他的帝国主子能看看箱子里一两张纸上的内容。现在轮到威廉自己晕头转向了。他的好奇心胜过了自己的尊严。于是,他直接从首相手中夺过一张纸片。读过才知道原来俄国沙皇多次谈到自己,甚至还用长篇大论来形容自己像只背信弃义的蠢驴。

俾斯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很快他从自己的办公室被轰了出来,苦闷地坐上了那趟即将载着他离开柏林的列车。“彰显荣光的国葬”,俾斯麦一边看着窗外军人身上的羽饰和鸵鸟毛一边说道。他起初还坚

信能被某个深陷绝望的政府重新录用。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召集令迟迟不见。这位年迈的老人还幻想着能重回柏林的权力中心。他是这样计划和安排的,但是他的雄心壮志渐渐丧失了能量。俾斯麦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无济于事的怨愤中度过的。他虽被禁锢在轮椅上,可身体的孱弱并未摧毁他的意志。他一直保持着清晰的思路,甚至还能纵情于所剩下的最后欢愉,也就是仇恨。在最后的狂热爆发中,他挥舞着自己的手。“那些东西,”他宣称,“如是依据国家理性,绝对不可能实现。”或许是因为这位伟人在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既创立也打破了太多的法令,所以他才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免于直面必死的命运。

如果他想这样做,只能说他失败了。六小时后,俾斯麦撒手人寰。

三种死法各不相同,但是三位领袖的命运却都由一条共同的线索关联起来。在这10年中,他们解放了千百万个被禁锢的灵魂,重建了本国的家园,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形式并将其永世定格!

林肯解放了一个被奴役的种族,重塑了美利坚合众国。

亚历山大敲碎了农奴身上的铁链,让法律条文在俄国扎下了根。

俾斯麦抛开了吝啬的日耳曼亲王,打败了奥地利王室,终结了拿破仑帝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三者铸就了20世纪争夺世界霸权的三个超级大国,也为人类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三位解放者中影响力最小的一位,俾斯麦扫除了由不断竞争的各个小政权组合起来的古老混合体,保障了地区的繁荣昌盛。林肯和亚历山大所解放的劳工数量之巨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1861年初,大约有2200万农奴生活在沙皇俄国。同一时期,美国有着超过400万之巨的男女与孩童被视为奴隶。而10年后,他们都成了自由之身。

自由国度是如何缔造的?林肯称他发起的变革是一次“自由的新生”。俾斯麦认为一场改革的胜利依靠的是“铁与血”。亚历山大对一场变革作的补充定义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发起的改革都是假借自由之名,从而在不同程度和范围促进了人力、商品和思想更为自由的流动。即使是强烈反对英国自由理论的俾斯麦,也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虽然他并非一个自由贸易者。这些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以英国革命的原则为基石,也正是这些原则曾使英国在18世纪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在俾斯麦的管理下,德国工业得到了发展,鲁尔区的矿山和工厂生产出的煤和钢供应了全国。这些比“铁血政策”更加有益的发展,成就了帝国的繁荣。

自由的“新机制”虽然打上了英国造的标签,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其核心就是一个理念,即人类与生俱来就被赋予最基本的尊严,虽然到目前为止

这一理念的实现依然差强人意。这是一条亚拉伯罕·林肯信守的真理,是“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时期的”。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自由的机制渴望能像蒸汽机这种同时代另一个独特的发明一样实现对外出口。相信全人类都拥有生存、自由和分享工业成果权利的信念不仅在英国的泰晤士河岸边被唤醒,也迅速地在德国的莱茵河、俄国的涅瓦河与美国的波托马克河两岸传播开来。

接着便发生了一些事情。

在三位革命领袖拓展自由帝国的10年中,三人组合中的其中一位成了自由国度的敌人,另一位则为这个事业丧失了信心。那时候,诗人马修·阿诺德这样说,那些自由国度的拥护者已经“葬送了未来”。被林肯称为自由的“酵母”,在“全世界人类的自由事业里生发、膨胀”,却在世界危机的考验中几近消逝。这场世界危机阻碍了自由国度去对抗强权政治的新哲学。林肯说,这些人的道德语汇来自于“狼的字典”。它见证了自由的胜利的10年,也见证了一股反改革逆流的兴起,以及这个世界至今都能感受到的改革成果。

这就是那10年中发生的故事。

目 录

CONTENTS

致读者 / 1

前 言 / 1

第一篇 坠入陷阱

1862年秋，林肯问沙皇对外国干涉美国内战持何种立场。亚历山大通过他的外交部长戈尔柴科夫亲王回答了林肯的问题。亲王告诉驻圣彼得堡的美国代办泰勒，“我们俄国从一开始就和你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以后也将和你们同处一条战线。我们非常希望美国保持团结，永不分裂”。

第1章 悬崖边的三个民族 / 3

第2章 叛逆者现身 / 12

第3章 针尖对麦芒 / 26

第4章 奴役的罪恶 / 35

第5章 蓄势待发 / 46

第6章 暴 力 / 56

第7章 硝烟渐起 / 63

第8章 大战前夜 / 72

第9章 拼死一搏 / 83

第10章 道德危机 / 90

第11章 王牌在手 / 100

第12章 “这是上帝的决定” / 109

第13章 自由的预感 / 117

第14章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 127

第二篇 革命的高潮

俾斯麦用民族主义的浪漫摧毁了德意志的自由之邦。林肯明白,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会对全人类的原则构成威胁,这个原则即人生而平等……在全世界反对专制的抗争中,美国将拥有强大的维护自由原则的能力。至于亚历山大,却被证明是最不具想象力的帝国缔造者,他试图用俄国传统救世主式的帝国主义来激起爱国之心,以拯救自己发动的自由革命,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 第15章 不论权属 / 139
- 第16章 恐怖的屠杀 / 148
- 第17章 谜 团 / 154
- 第18章 为未来而战 / 162
- 第19章 国魂尚存 / 172
- 第20章 真正的勇士 / 180
- 第21章 权力与诱惑 / 188
- 第22章 闷 鼓 / 195
- 第23章 奇耻大辱 / 200
- 第24章 生不如死 / 207
- 第25章 杀 戮 / 213

第三篇 自由与恐惧

在德意志,俾斯麦试图将道德从政治中抽离出来,提出了一套所谓道德无涉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治家能够弥合人们寻求耶路撒冷的道德与构建自由的世俗形态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裂缝……在美国,林肯却将道德和物质进步的两相抵牾的观念契合起来……进而把这种斗争与(他所辩称的)深谋远虑的政治设计联系起来……之所以有此安排,是因为他相信,在历经一番罪与罚的痛苦磨砺之后,人们的趋善避恶的念想终将达行天下。由是,林肯为美国人勾画出一个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一个合情合理的政治图景,俾使其在瘠乏空洞的年代,依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第26章	走向深渊 / 233
第27章	尚欠火候 / 239
第28章	时候未到 / 248
第29章	死亡还是胜利 / 256
第30章	剥夺！剥夺！ / 267
第31章	魔鬼之酒 / 284
第32章	“这是你们的新世界” / 294

尾 声	来之不易的自由 / 299
-----	---------------

译后记	/ 310
-----	-------



第一篇 坠入陷阱

1862年秋，林肯问沙皇对外国干涉美国内战持何种立场。亚历山大通过他的外交部长戈尔柴科夫亲王回答了林肯的问题。亲王告诉驻圣彼得堡的美国代办泰勒，“我们俄国从一开始就和你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以后也将和你们同处一条战线。我们非常希望美国保持团结，永不分裂”。